

软玉屏 双下跪

(秦腔)

范紫东著



31
3

陕西人民出版社

軟 玉 屏

双 下 跪

(秦腔)

范紫东著

人 物：

白妙香

吳一清

魏叔秋

【二幕启，白妙香状元装阔坐桌旁介。

白妙香：（唱二倒板）

繁华夢醒来留枕上，

呵！

（轉搖板）

想起萱堂五内伤。

幸喜礼闈登金榜，

春風得意情义长。

叹爹爹一生負才望，

三番五次困名坊。

到今日龙門空破浪，

女裙釵怎好把名揚。

这才是蚕吐絲綸、費尽精神、織成云錦千万
丈，

为他人作嫁衣裳。

替秦郎奋志青云上，
但不知那人儿他在那厢？

吳一清：（上接唱）

榜头喜得真名士，
礼部喧称美少年。（留）

白妙香：原是老伯到了，請坐。

吳一清：有座。（坐介，接唱）

凤关九重桃叶渡，
特与狀元送鸞笈。（齐）

白妙香：那里还有鸞笈敢勞老伯送达。

吳一清：老夫只有一个小女，虽不是絕代佳人，倒算得閨閣名女，忝附玉树，敬奉鸞笈，你看如何？

白妙香：小生早已聘定妻室，老伯是曉得的，怎么也給小生出起难题来了？

吳一清：你說的是那白妙香嗎？

白妙香：（羞介）正是。

吳一清：你再莫要瞞我，那妙香姑娘已經叫人家娶的去了，不要因她就攔了你。

白妙香：噫，这个？

吳一清：这个什么，賢契，我的姑娘，是与你一向有緣的，并不是我勉强作合。

白妙香：我儿时倒与人还有緣，这才冤枉人哩。

吳一清：你一見便知。今天便是良辰吉日，一切花酒均备，及时成礼便了。

（唱搖板）

見慣司空重相見，

紅鸞灯下話旧緣。（留）（下）

白妙香：哎，这才难为人哩。这个金榜题名，女儿家勉强还能将就，这个洞房花燭，女儿家怎好对付？只是我进京以后，諸凡事务，多蒙此老照顧，他的好意，我怎好推脫；又恐过于护短，叫他看出破綻。我还是勉强支持，白天和他說笑玩耍，晚上給她託故請假，混的回得家去，与秦郎成婚，她与我作个妹妹，也能对得起她。便是这个主意了。

（唱搖板）

成婚即便回家轉，

回家再好結姻緣。（留）（下）

魏綢秋：（內唱二倒板）

花燭明明淚如湧，（上）

（接唱搖板）

提起往事好伤情。

多亏他千辛万苦、設法作主、旧約新婚把情定，

一夜夫妻便起程。

風吹柳絮无踪影，

雨打桃花落殘紅。

剩金零粉誰珍重，

一片西来一片东。

紅顏到底是薄命，

过来过去累良朋。

(进門介，坐台角)

白妙香：(上接唱)

改头换面苦奔走，
无奈裙钗占鳌头。
说什么鸾凤花笺、秦晋姻缘、佳人才子成婚媾，
阮郎探来涩且羞。
画眉笔法算熟手，
只恨张郎太温柔。
鹊桥高架通云路，
两个织女没牵牛。(齐)

魏叔秋：賢弟請来見礼。

(拜介)

白妙香：(惊，背白)怎么将我称起賢弟来了，难道着我将她称姐姐不成？这个新娘子实在的俏皮。我不免先拿大話詫她一下。(向叔秋)你将我口称賢弟，难道教本丈夫把你叫姐姐不成？

魏叔秋：(看妙香惊)怎么不象秦賢弟，难怪人一发功名，染些官坊习气，模样儿就变了，竟帶了許多的媚骨，丈夫气也消磨完了。这倒奇怪，待我詳細看来。

(唱搖板)

花燭下奴将他仔細觀看，
那里来这一个风流少年？(留)
这当真不是秦賢弟，錯是錯了，这一步錯的不能說了。

(接唱)

实想說靠朋友守节立志，

誰料想誤牽了硬綫生絲。

今夜晚他怎能容我过去，

誤入了风流陣怎能逃出？（齐）

实想靠朋友守节，誰料碰着这个生眉生眼的人，想也想不到，認也認不得，今晚他怎能容我？我如何混得过去？这不得了，这不得了！

白妙香：实想說和她鬼混，誰料碰着这样大模大样的女娘，把我賢弟长，賢弟短，照这样俏皮，今晚她怎能容我？我如何混得过去？这才不得了，不得了。

白妙香：（同）哎，不得了也！

魏叙秋：（唱搖板）

不得了来不得了，

一霎时头上似水澆。

貴人玉顏羞花貌，

头帶金冠着綠袍。

举动溫柔又嬌小，

那里象秦生大英豪。

任我言花語又巧，

今夜晚上怎脫逃？

白妙香：（接唱）

不得了来不得了，

一霎时心內似火燒。

新人青春年又少，

身材眉样忒窈窕。
兩鬢青絲烟云繞，
輕盈楊柳小蠻腰。
一刻千金光阴好，
芙蓉帳怎能將我饒？

（齐板，白）呵，是了，我还是和他鬼混。娘子，你将我口称賢弟，想必是和我要拜姊妹，姐姐在上，为弟这里有礼。

魏叔秋：他是这样轻薄，叫我怎好对付？是了，待我先盤問他。我且問你，安庆府連你同名的可有几入？

白妙香：本丈夫狀元及第，鰲头独占，國士无双，誰还夠上連我同名。

魏叔秋：照这样說起，安徽省只有你一个秦一鶚？

白妙香：那里还有兩個？

魏叔秋：世上同名同姓之人很多，恐怕还有和你姓名相同的人哪？

白妙香：再沒有，只有我一人。

魏叔秋：只有你一个，我且問你，丁守梅是秦一鶚极厚的朋友，你可認得他？

白妙香：他还問丁守梅哪？丁守梅的什么历史，我都知道，看我还与他說不出个道理来。丁守梅是我极厚的朋友，我怎能認他不得，不說別的，他的那娘子，还是我娶来託于他的。

魏叔秋：这話說的一些儿不差，怎么一个認不得一个，这才奇了？（向妙香）我就不信，世上还有自己把 媳妇

娶下詛与朋友的，不在情理，不在情理。

白妙香：娘子不知，他原是魏巡撫的女婿，魏巡撫那个不要脸的……

魏叙秋：你也是讀書知礼之人，說話略略文明一点。

白妙香：我罵那个魏巡撫，与你何干？你护着他，他又不是你老子！

魏叙秋：尽你說就是了。

白妙香：这个魏巡撫，硬要因貧悔亲，因此小生聘的来，又給朋友詛着去了。娘子不信，咱两个今晚上先一宅分兩院，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到了明天，你說叫我把你詛給誰，我便把你詛給誰，絕不留恋。

魏叙秋：（拍手介，背白）这才放心了。（向妙香）是是是，咱就一宅分兩院，可不要反悔。只是丁守梅的娘子，你倒認得不曾？

白妙香：她是我娶过来的，我自然認得。

魏叙秋：你認得我是誰？

白妙香：我認得你是我的娘子。

魏叙秋：你認得我是你的娘子，我便認你不是秦一鶚。秦一鶚乃是气象軒昂的一位丈夫，举动鷹揚虎視，語言斬釘削鉄，岂象你这样媚态百出，嬌客万狀，連个女子一样。

白妙香：怎么把我堂堂一位男子，說的連一点丈夫气也沒有了，这教你还把我咒成个女子呀！

魏叙秋：我今日把你这个狀元也看破了，你这个狀元，不是外省冒籍，便是頂名搶替。你与我說了实話还則罢

了，如其不然，我明日在礼部揭告于你，把你这个
狀元勾銷还不大要紧，恐怕連你性命也拐帶去了。

（三捶）

白妙香：我的姐姐呀！

（跪唱搖板）

請姐姐暫時息怒氣，
听我与你說來歷。
为丁郎那日定巧計，
他夫妻逃走无踪跡。
將秦郎納在命案里，
說他打死結發妻。
奴本是女流重義氣，

魏叔秋：原是一个女子，我更將心放下了。

白妙香：（接唱）

不愿与中丞作小妻。
秦郎是我父高足弟，
來到我家問消息。
捐銀千兩为賑濟，
当面秦晉結門楣。
改头換面同逃離，
各自东來各自西。
秦郎混入撫院里，
奴家替他把名題。

魏叔秋：（接唱）

听言罢來心欢喜，

原来是秦賢弟聘定之妻。(齐)

你原是秦賢弟之妻，不要紧，不要紧。(扶妙香介)
請起来。你当真是个女流？

白妙香：今晚我还能把姐姐哄得过嗎。奴家今晚将姐姐虛閃一次，实在对不起。

魏叔秋：不要紧，不要紧。你把我当就何人，我便是魏中丞之女，丁守梅之妻，今日与姐姐相逢，实在凑巧。

白妙香：怎么說你是魏中丞之女？魏中丞那个老賊，心想納我为妾，将我逼的男不男女不女。你今日犯在我手，我岂能饒你！（三捶）

魏叔秋：哎，我的姐姐呀！

(跪介唱搖板)

請姐姐暂时息怒气，
听我与你說来历。
奴心本来无二意，
我的父攀高又失低。
多亏秦郎定巧計，
花燭之下判燃眉。
丁郎身死大江里，
傍人門戶自伤悲。
姐姐原来通大义；
可怜我孤雁无处棲。

白妙香：(接唱)

她講的話儿倒有理，
这事还要費心机。(齐)

原来如此，（扶魏秋）請起来。如今你父說秦郎将你打死，四路捉拿，但是你父从前把你曾經許給秦郎，咱二人还是一同回家，就說秦郎中了狀元，夫荣妻貴，先了結这个命案，然后再找你丁郎的下落，你看如何？

魏秋：这也可通。

白妙香：如此你我安睡了。

（唱搖板）

夜深你我且安寢，（歇板）

魏秋：我怎么总有点不放心。

白妙香：姐姐还胆怕什么？

魏秋：我总是还耽心的要紧。

白妙香：姐姐这就露彩呀，你还耽心什么？

（接唱）

脫了衣你且辨假真。

（同笑，入帳）